

谈谈张仲景的几条遗文

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陈可冀 江幼手

张仲景的原著，汉末已佚。我们研究张仲景著作，发现除存于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匱要略》两书以外，还散见于一些重要古代医学书籍中，如《脉经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以及《医心方》等。其中有些条文，不仅冠有“张仲景云”，行文亦酷类仲景文字，而且论病、论法、论方、论药与仲景的学术思想也颇相一致。今将见于上述著作而不见于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匱要略》之仲景遗文，选录数则，并加评释，以供研究仲景学术之参考。

一、论 病

(一)“张仲景云：妇人经水过多，亡津液者，亦大便难也。”（《诸病源候论》）

按：津液为水谷所变，化而为荣，注于血脉，系血液的主要组成部分。《灵枢·痈疽》篇说，“中焦出气如露，上注谿谷，而渗孙脉，津液和调，变化而赤为血。血和则孙络先满溢，乃注于络脉，络脉皆盈，乃注于经脉。”即形象地描绘了津液在血液循环中的生理情况。由于津液能不断补充血液中的荣阴，才使血液保持环流不息。正因为津液在脉中是血液的组成成分，所以汗、吐、下、利小便不仅能伤津液，也可进而伤血。同样，失血过多也必然要伤耗津液。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有“夺血者无汗，夺汗者无血”的理论，《伤寒论》中也有亡血家禁汗之训，是以“津血同源”，互相影响，不可不知。若妇人经水过多则失血，亡血则亦亡津液，津液少不能濡润肠道，以致“无水舟停”而现“大便难”证。故仲景此论以失血伴随亡津为关键。《金匱要略》谓：“新产妇人有三病，一者病痉，二者病郁冒，三者大便难……亡津液，胃燥，故大便难。”彼所论之妇人大便难，因“新产血虚”亡血之故，与本节之义可互相印证。

(二)“张仲景云：妇人本肥盛，头举身满。今羸瘦头举中空减胞系了戾，亦致胞转。”（《诸病源候论》）

按：此节《脉经》“肥盛”作“肌盛”，“减胞系了戾”作“感胞系了戾”，笔者认为“减”字作“感”为当。“胞转”，《金匱要略》称“转胞”，指脐下急痛，小便不通，窘迫

之状。“转胞”的病因，或因妊娠胎气不举，下压膀胱；或因下焦肾虚，中焦湿阻；或因上焦肺气壅塞不能气化而成；或因“忍溺入房”，水阻于下所致。本节与《金匱要略》所载：“问曰：妇人病，饮食如故，烦热不得卧，而反倚息者，何也？师曰：此名转胞，不得溺也。以胞系了戾，故致此病。但利小便则愈，宜肾气丸主之”的文义有内在的联系。但此节强调的是胎气不举，联系后文“亦致胞转”，从而阐释了“转胞”的又一病因。

(三)“张仲景云：足太阳者，是膀胱之经也。膀胱者，是肾之腑也。而小便数，此为气盛。气盛则消谷，大便硬，衰则为消渴也。”（《外台秘要》）

按：此论“消渴”与“消中”的区别。肾司二便，小便数多与肾和膀胱气化有关，无论消渴、消中都可以出现。气盛，则指中热气盛，热盛谷消，则津液不能还入肠胃，被热所逼反偏渗于膀胱，故小便数多而大便反硬，此证为消中而能食也。气衰之消渴，多属肾阳虚不能气化水津，此证为虚寒之下消而义能饮也。《金匱要略》：“男子消渴，小便反多，以饮一斗，小便一斗，肾气丸主之。”可与本节互参。

二、论 法

(二)“仲景曰：凡欲和汤合药针灸之法，宜应精思，必通十二经脉，知三百六十孔穴，荣卫气行，知病所在，宜治之法，不可不通。古者上医相色，色脉与形不得相失，黑乘赤者死，赤乘青者生。中医听声，声合五音，火闻水声，烦闷干惊，木闻金声，恐畏相刑，脾者土也，生育万物，迴助四傍，善者不见，死则归之，太过则四肢不举，不及则九窍不通，六识闭塞，犹如醉人，四季运转，终而复始。下医诊脉。知病元由，流转移动，四时逆顺，相害相生，审知脏腑之微，此乃妙也。”（《千金要方》）

按：此节见于《金匱玉函经》，其中“凡欲和汤合药针灸之法……不可不通”为一节，“古者上医相色……”为另一节，个别字句，稍有出入。汉时针灸医药常结合使用，医生必须明脏腑、知经络，始可知病之所在，

而与宣治之法。文中借助五行生制说明脏腑相关,论脾“善者不见”等均与《内经》所论悉合,更加证明仲景著作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之说可信。至于论诊法,上医相色,中医听声,下医诊脉,将脉诊放在四诊之末,其义可见。虽然文中推崇“望而知之是为上”有其局限性,但强调诊病必须望闻问切四诊合参,则有其进步意义。

(二)“张仲景述,夫病其脉大者,不宜灸也。”(《医心方》)

按:灸法为通阳祛寒而设,今病者脉大为阳脉,主阳已盛,故不宜灸。误灸则犯实实虚虚之禁。《金匮要略》:“男子平人,脉大为劳”之脉大,为浮大无力,虚劳之象,与此实证之“脉大”不同。

三、论 方

(一)“张仲景方治州年咳大枣丸方:大枣百枚(去核),杏仁百枚(熬),豉百廿枚。凡三物,豉、杏仁(仁)捣令相得,乃内枣捣令熟和,调丸如枣核,一丸含之,稍咽汁,日二,渐增之,常用良。”(《医心方》)

按:大枣一药在仲景方剂中运用很广,如著名之十枣汤、葶苈大枣泻肺汤、苓桂甘枣汤、甘麦大枣汤等等。本节以大枣伍杏仁、豉止久咳,方药有一定的特点。方中豆豉能宣肺透邪,杏仁能宣利肺气止咳平喘,大枣味甘入脾,用为主药,一者补土可以益肺,一者可以生津而缓和药性。此外,据药理研究,杏仁含苦杏仁甙约3%,水解后产生之氢氰酸能利肺气而治咳,大枣富含维生素丙,对改善呼吸道症状有一定作用。全方平和有效,适于久咳体虚之人。

(二)“张仲景方治消核肿黄芩桔(帖)方:黄芩三两,真当归三两,大黄三两,芍药一两,白欬三两,黄芩三两,房(防)风三两,夕(山)药二两,鸡子(蛋)十枚,黄连二两。凡十物,捣薇(绒)以鸡子白和涂纸上帖(帖)肿上焮易。又方捣茱萸以囊盛薄纸上所可令速消开,多得效验。”(《医心方》)

按:据载《医心方》卷十六之方,以治疮疡肿毒,瘰癧痔瘡为主,本方收载其中,外用消核去肿。方中黄芩为疮科圣药,可托脓排毒生肌,故以为君。三黄泻火解毒,归芍活血散瘀,配以白欬、防风等渗湿祛风,对诸疮痛痒及无名肿毒,皆有一定效验。

吴茱萸温中散寒除胀,并可除虫杀虫,外用治阴寒之口舌生疮。方后载其可以消核,或取其辛热能散肿结,苦燥能杀虫解毒。

(三)“张仲景云半夏汤治散发干呕不食饮方:半夏八两(洗炮),生姜十两,桂心三两,橘皮三两,右四物以水七升,煮取三升半,分三服,一日令尽。”(《医心方》)

按:治呕吐等证,主要责之于胃,分胃热与胃寒,夹虚与夹饮论治。汉时服石之风已盛,大约金石丹药多质重毒热之品,积蓄体内,一旦毒发,或疮或肿或呕或废不一。本方半夏与生姜相伍即《金匮要略》之生姜半夏汤,功能辛散水饮,舒展胸阳而治或呕或哕等停饮之证。生姜与橘皮相伍即《金匮要略》之橘皮汤,主治胃气虚寒之干呕、哕证。加桂心者补火以生土,以辛热之性增温胃之力。四药合用通阳和胃,胃气得降,故可治散发所致之干呕不食饮等证。

(四)“张仲景云:解散发烦闷,欲吐不得,单服甘草汤方,甘草五两(切),以水五升,煮取二升,服一升,得吐便止。”(《医心方》)

按:《小品方》治散发心痛腹胀有“单行甘草汤方,甘草四两,凡一物以水五升煮之,析半,冷之顷服尽,当大吐,患心腹痛服诸药无效者宜服此汤。”可与本节比观。甘草为清热解毒药,《神农本草经》谓:“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……金疮肿解毒。”《名医别录》谓:“通经脉,利血气,解百药毒。”《汤液本草》更谓:“消五发之疮疽。”此处单用重用,以解散发烦闷,符合中医理论。仲景《伤寒论》有用一味甘草治少阴咽痛经验,此处又用治散发烦闷,可谓善用甘草者。

四、论 药

(一)“张仲景曰:欲疗诸病,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,开通诸脉,治道阴阳,破散邪气,润泽枯朽,悦人皮肤,益人气血,水能净万物,故用汤也。若四肢病久,风冷发动,次当用散,散能逐邪,风气湿痹,表里移走,居无常处者,散当平之。次当用丸,丸药者,能逐风冷,破积聚,消诸坚癖,进饮食,调和荣卫。能参合而行之者,可谓上工。故曰:‘医者意也。’”(《千金要方》)

按:此节阐述中药汤剂、散剂、丸剂的不同作用,告诫医生应当依据病情选用剂型,才能使治疗取得好的效果。

(二)“仲景曰:人体平和,惟须好将养,勿妄服药,药势偏有所助,令人藏气不平,易受外患;夫含气之类,未有不资食以存生,而不知食之有成败,百姓日用而不知,水火至近而难识。”(《千金要方》)

按:中医治病,以药性之偏盛治疾之偏盛,偶有见病不真,治不对症则反受药害。故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曾指出:“经方者,本草石之寒温,量疾病之浅深,假药味之滋,因气感之宜……,乃失其宜者,以热益热,以寒增寒,精气内伤,不见于外,是所独失也,故谚曰:‘有病不治,常得中医’。”为了避免误治而受药害,

关于《本草纲目》附图价值的讨论

谢 宗 万

《本草纲目》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和博物学家李时珍的巨著，他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防病治病的经验，在本草学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。他对人类巨大的科学贡献是世人所公认和永世不能磨灭的。《本草纲目》自问世以来，先后刻印过几十个不同的版本，广受中外人士的重视。但就附图之异同而言，大抵存在如下三种不同系统的图版：

1. 明·万历21~24年(1593~1596)金陵胡承龙刊本(简称金陵本)，附图二卷。此为初版。由于现存正本太少，比较难见。江西夏良心版(1602)为该书之翻刻本，其附图均仿金陵本，在实质上保持了与金陵本的一致性。197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的附图即来源于江西本。

2. 明·崇祯13年(1640)古临钱蔚起重订刊本(武林钱衙藏版，简称钱本，为杭州版)，附图三卷。日本头注国译《本草纲目》之图即采自钱本。

3. 清·光绪11年(1885)合肥张绍棠味古斋重订刊本(简称张本)，附图三卷。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的附图即来源于张本。

对于上述三种不同系统版本的附图真伪问题，中外人士^{〔1-6〕}多有所评述。一般均认为以初版金陵本的附图为正，因其较能体现李时珍的原意，对考证明代用药品种有重要参考意义。

值得重视的是，日本汉方医药界和出版界在1979年由春阳堂影印了金陵胡承龙刊本的全部附图^{〔6〕}，显然这对不容易看到和得到金陵版正本的人是一件大好

事，该书同时还在下卷影印了张本全图，而且还附有三种版本附图页码的对照，对全面研究比较三种图版提供了便利条件。就在这部附图影印本的卷首，宫下三郎^{〔7〕}为该书写了解说，还印有单行本，对上述三个不同版本作了评述。

宫下三郎在解说^{〔6,7〕}中说道：“初版金陵本带有冠以其子姓名的附图两卷。从李时珍在正文中没有有一个地方谈到图，初版本为附图并非单个插图等来考虑，可能会想到附图是应书店的要求，其子孙根据《证类本草》图仓促制成的。李时珍与附图无关的说法，是渡边幸三早已提出的”。在宫下三郎“看了金陵本之后，则怀疑涣然冰释”。亦即肯定了渡边观点的正确性，他最后提出说“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的图”这种提法“毫无意义”等等，应当指出，此说颇值得商榷，故辨之如下。

若从金陵本上卷开头载有“阶文郎蓬溪知县男李建中辑”、“府学生李建元图”、“州学生孙李树宗校”三行及下卷载有“府学生男李建木图”、“州学生孙李树声校”来看，宫下认为附图是以其诸子中最有名望的李建中为主，由建元、建木绘图，其孙树宗、树声协助而成”。这种看法是有他一定依据的。但这是否就能充分说明所有附图与李时珍毫无关系呢？我个人认为，这涉及到《本草纲目》附图本身的价值问题，应该就其实质从多方面来分析：

(一) 关于金陵本《本草纲目》附图和《证类本草》^{〔8〕}插图异同的问题，

这是一个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。笔者对此二书所

宁可有病不治，言词极为痛切。此节指出无病之人，不宜乱服药物，并提出“资食以存生”，以食疗来养生的思想，均十分可贵。

(三) “蜀椒。……仲景云：熬用之。”(《千金要方》)

按：蜀椒味辛而麻，气温以热，功能温中散寒，除湿止痛，杀虫解毒。《金匱要略》大建中汤即取蜀椒为主药，治腹满寒疝，心胸中大寒痛。升麻鳖甲汤则取蜀椒解毒止痛而治阴阳毒。《伤寒论》乌梅丸治鱿厥，则取蜀椒安鱿杀虫。可见仲景运用蜀椒之广。

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匱要略》中，凡用蜀椒皆炒去汗。此节提出“熬用之”，熬，即炒也。推测仍是使椒去汗，汗乃椒之油，迨去之以增其药力欤？《重修政和证类本草》引陶宏景云：“凡用椒皆火微熬之，令汗出，谓之汗椒，令有势力”，可以参考。

由于张仲景之著作在汉时已佚，现在所流传的已是经王叔和等撰次整理，原貌已不可复辨，因而发掘整理研究仲景的遗文，对于进一步学习发扬仲景学说当具有一定的意义。